

翼浦 著

残酷的追求

Thinking Inference Discovering

警探雷鸣系列推理小说(之四)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47.5
258

残酷的追求

■ 翼浦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残酷的追求/陈翼浦著;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
1998.3

(警探雷鸣系列小说;4)

ISBN 7-5059-2908-9

I. 残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2 号

书 名	残酷的追求 ——警探雷鸣小说系列(第四辑)
作 者	陈翼浦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赵小贤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媛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97 千字
印 张	8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908-9/I·2180
定 价	14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工

警探雷鸣系列推理小说(之四)



人 物 名 单

雷 鸣 (我)	——男	20 多岁	刑警侦查员
麦 鸥	——女	20 多岁	搭档
队 长	——男	40 多岁	刑侦队长
白 玉	——女	20 多岁	专职内勤
王 川	——男	30 多岁	痕迹检验师
龙 翎	——女	30 多岁	法医
庞 龙	——男	20 多岁	队友
尹大麓	——男	20 多岁	队友
盛 昊	——男	30 多岁	队友
童 心	——女	20 多岁	恋人

目 录

残酷的追求	1
T形台下	26
西归的孔雀	47
又有新欢	67
天伦之误	105

残酷的追求

1

“警察……警察……”

寂静的夜幕，被女声尖细的呼叫声刺破。那声音，来自很远的地方，颤颤微微的，像一缕抖擞的丝线。

我和麦鸥，一人一辆“本田”，正默默地、缓缓地行驶在如墨的夜色之中。车上的警灯，像烈焰腾腾的火把，放射着耀眼的红光。

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，就像布满奇峰异壑的神话境地，千回万转，扑朔迷离。“本田”驶进“奇峰”夹隙间的“谷底”，沿着甬道，循声而去。

“开灯！”麦鸥喊道。

两只远光大灯，顿然射出煞白的光柱，宛如两只透悉幽微的金睛火眼。

穿过草坪，绕过花坛，便见迎面跑来个人影，跌跌撞撞，如醉汉一般。见我刹车停住，她一下靠在路边的栏杆上，两腿已完全失去支撑力，全身向下一滑，蹲在了地上。

“警……警察……同志，我……需要……保护……”

她急剧地喘息着，气息之短，一次只勉强够说一个词。

我俩静候着，待她缓解。

她有 50 多岁，皮肤白皙，略显肥胖，烫着一头卷发，鼻梁上架着副金丝近视眼镜，一副中年知识分子模样。

我们的好意，被误解了。见我俩默不作声，她两眼突然瞪大：“报纸上说过的，有困难，找警察……”

“你无需怀疑，我们会全力保护您的。”

麦鸥上前扶她站起来，安抚着她。

“请问姓名。”

我按照接待报案者的正常程序，提出第一个问题。

“康茜晶。你们呢？”

她像在结交朋友。报案人向来不进行这样的反问。

“我叫雷鸣，她叫麦鸥。”

她显示出异常的热情：“我必须交个警察朋友，迫在眉睫。”

“需要我们帮您做什么？”

她捋了捋被汗水沾在脑门上的头发，掏出手绢，摘下满是汗渍的眼镜，轻轻擦拭起来。

“我接到个电话，是在……”她停下来，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，“一个多小时以前，准确说是在 2 点 40 分的时候。要知道，从来没人在这个时间给我打过电话，……我儿子没去深圳的时候，倒是有，可那是给他来的。……所以，对于深夜来电话，我从来不以为然……而且，那时，电话放在他的屋子里……”

她神经质似地唠叨着，语无伦次，难得要领。

“到底是什么电话？”我问。

“难道你还没听出？”她似乎在怪我迟钝，“威胁嘛！”

她委屈了我。我并不迟钝，更不是装糊涂。据我们所知，

不良企图的电话，绝非仅是恐吓一种。进行性骚扰的下流电话，恶作剧式的怪话儿电话，也有。即使是恐吓电话，内容、动机，也不尽相同，有的是单纯的恐吓，只是企图给对方造成精神上的压力，有的则是以敲诈为目的。

“您还是没说清。电话里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‘愿上帝与你同在。Amen!’”她十分认真，十分用力，“就这么一句，声音特别大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一直在凝神谛听的麦鸥，吐了一口长气，立时松弛下来。

我也很有同感。这真乃闻所未闻，如此的“恐吓”用语，多么温文尔雅！难道这也算威胁？

对我们俩的漠然态度，她颇为不满。

“你们认为我在小题大作，对吧？非得说什么‘花了’、‘废了’、‘卸下一只胳膊’、‘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’……才算恐吓，是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是基督徒。那是为死人送葬时，神父祈祷经文的结束语。对于活人来说，岂不就是最为恶毒的诅咒吗？”

“这样居心险恶的无端诅咒，都是撒旦之类的恶人所为，而恶人都是敢说敢作的。厄运，已经是不可避免，很快就将降临于我……”

“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？”

“我的心脏病极为严重，受不得这样大的刺激。听完电话，我的心律先是上升到180多次，很快又降到了40多次。两眼发白，几乎要休克过去。”

“您要坚强些。”

“意志是无助于我的。要知道，我心脏的承受能力，极其有限。唉！再来两次这样的电话，我就不用找你们喽……”

“打电话的，是男的，还是女的？”

“当然是男的。那声音十分洪亮，像是在朗诵。”

“有什么背景声音吗？”

背景声音对于寻找作案人，极其重要。比如由汽车声、叫卖声、自行车铃声等，就可以推知，电话是在街头的电话亭里打的。

“当然有，是刮风和人们哭泣的声音，很像是在墓地举行葬礼……”

好一个精心制作的恐吓电话！

“您是不是可以想办法，把那电话录下来……”

麦鸥提出个建议。

“那电话肯定还会来。”报案人马上作出响应，“可怎么录法？用录音机？”

“最好用录音电话，这样，您可以根本不用去接听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她拍着掌，“我马上去买。”

“您有什么结怨的人吗？”

“不会有任何人怨恨我。”她情态诚挚地说，“我笃信耶稣的教诲。《圣经》上说，有一次，彼得问耶稣：‘主啊，我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，可以么？’你们猜耶稣怎么说？”

我翻过《新约》，忙答道：“耶稣说：‘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’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这话。”她欣然兴奋起来，像是遇到了难得的知音，“怎么，你也是基督徒？”

“警察都是无神论者。”麦鸥说。

“我们也讲宽厚待人，可并非是遵从基督的教义。”

“基督徒最讲虔诚。我一向是以此为训的，从来不与任何

人计较。何况，我又是胆小如鼠的人，很怕招惹是非。”

“宽厚之人，从不树敌。可是，有果必有因，无因之果是不存在的。打电话恐吓您，绝不会无缘无故。还是请您细致地回忆一下，哪怕是一句两句不合，也都有可能酿成不轨行为的动机。”我启发着她。

“不合？我从没与任何人争吵过一句。”

“您和教友？”

“不，我没什么教友。教堂我很少去，大都是在家里祈祷、做礼拜。”她放低了声音，“我信教，别人都不知道，除了家里人，我不敢声张，怕别人不理解，更怕招来麻烦。”

“请说说您家里的情况？”

家庭关系，不可不问。

“目前，家里只有我孤身一人。我的丈夫是搞声学的，4年前东渡日本，在JVC公司供职。我的儿子是搞光缆通讯的，去年读完了硕士学位，两个月前，去了深圳，谋到了副经理的职位。

“我嘛，在中学教了30多年的语文，大前年退了休。儿子走后，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。天天守家看户，除了晨练、买东西、去教堂作礼拜，从不出门，很少与外界接触。”

临分手时，康茜晶惟恐我们怠慢：“我明白，在这样危难临头的时刻，上帝和耶稣基督都是无能为力的。我只能求助警察。”

她表示，马上换装录音电话。

回到队里，麦鸥立刻与电话局取得了联系，要求他们全力协助。

隔天的早晨，我们接到了电话局的通知，说夜间4点21分的时候，曾有一次通话，是从外面打入康茜晶家的。

凌晨时分，不是寻常的通话时间，莫非又是那个恐吓电话？如果是，康茜晶为什么不来通知我们？我的神经骤然紧张起来。康茜晶说过，她的心脏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……

我们的“奥迪”，直奔康茜晶家。

我连续按着门铃，屋里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看！”麦鸥指着门边，悄声说。

我低头一看，门锁已经被撬开。难道康茜晶真的遭了劫难？深夜撬门，十之八九是行抢、杀人。

我俩蹑手蹑脚地推门而进。

屋里寂然无声。查看两间卧室，没人。又看厕所、厨房、阳台，也没人。各处的陈设、杂物，摆放整齐，没有丝毫挪动、开启、损害的迹象。只是那张双人床上的被褥，略微显得有些零乱。

床头柜上，放着一台电话，不是带录音的。她怎么没装录音电话？

“找谁？”背后，突然有人问。

我回头一看，是位鬓发斑白的大妈。

“请问，这家的主人在哪里？”麦鸥问。

“你们和她，是什么关系？”

这位大妈，狐疑地望着我俩。她的谨慎并不多余。

“我们是警察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必须说明身分，不然，难于求得帮助。

麦鸥补充说：“我们认识她。她叫康茜晶，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。几天前，曾经找过我们，要求警察帮助……”

这位大妈，消释了疑团，告诉我们说，康茜晶心脏病突发，刚才来了辆急救车，拉去抢救了。

“几点？”

“5 点半的时候。”

这正是在电话局所报告的那个电话来过之后。

“去了哪家医院？”

“急救中心。”

3

我们的“奥迪”，直奔急救中心。

一见我俩，康茜晶欠起身子，紧紧握住麦鸥的手，泫然泪下。

“又接到了那个电话？”麦鸥柔声细语地探问着。

“是的。4 点多的时候，电话铃声又响了。我的心脏，立刻剧烈地跳起来。我本不愿接，又一想，你说得对，我总应该坚强一些，就壮着胆子拿起了听筒，想听听他这次说什么……”

“说了什么？”

“还是上次的话，只是声音大了许多，把我的耳朵震得‘嗡嗡’直响。这不就是更严重的警告吗？我预感到，厄运已是迫在眉睫，精神骤然紧张起来，胸闷、气促、两眼发白。幸好我的神志还清醒，就给急救中心拨了电话，后来就人事不知了。”

“和上次的声音一模一样？”

“出自一人之口，没错。”

“背景声音也一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说话和背景声音的配合也一样？”

“是的。对，这回我听清了，有‘沙沙’的杂音，不过，说话人的嗓音倒是很清晰、浑厚。”

我想起了换电话机的事。

“怎么没装录音电话？”

“买好了，放在家里，还没请人装呢。”

“康老师！”

随着呼叫声音，一位小姐跑了过来。她留着男式短发，身着白T恤衫、米色花条短裙。一看，就是个学生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康茜晶一下愣住。

“我叫王颖，是您的学生。”

“王颖，噢，叫这个名的，实在太多。”

“上初一的时候，您教我语文，讲过《论语》，‘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’、‘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’……至今我还记得呢。”

康茜晶大概是怕冷了我俩吧，转过脸来说：“我们当教师的，就是这样，教的学生数不清。我们记不得学生，可学生都认得我们。”

王颖关切地问：“您的心脏不好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儿是心脏内科病区呀！”

说着，王颖坐在了床边。

“你来医院干嘛？”

“来看我的一个同学，是心律不齐，室性早搏。可他昨天出院了。”

“你还在念书？”

“是的，在轻工业大学。”

康茜晶的精神，因王颖的到来，陡然焕发起来。师生俩越聊越热火，我们已经无事可做，只好告辞。

4

几天过去，一直没有康茜晶的消息。队长很是不放心，指派我去关照一下。

我抬起胳膊，刚要去按门铃，听见屋里传出来唱圣诗的声音。我猜想，康茜晶此时一定正在作祈祷。神圣之事，不宜打扰。我只好暂在楼道里徘徊、等候。

“你好，雷鸣同志。”

我回身一看，是那天在医院里遇到的王颖。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当然。这几天，康老师张口闭口，总提雷鸣，说你是个知情达理的警察，非常理解基督徒。”

“多巧，我也是来看望她。”

“不，我可不是来看望她，”她摆着手，否定着，“我是来帮她干活的。”

“不忘师恩，真是可敬。”

“不，可别这么说。”她垂下眼去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家里经济不富裕……是来打工，有偿的。康老师要我每天来两个小时，9点到11点。”

“小时工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，和其他的小时工可是大不相同。康老师对我格外优厚。我也只是努力干活，并不想报酬的事。毕竟是师生嘛。”

“她在作祈祷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天天这样。虔诚得很。”她表情十分郑重，“你在外面等候是对的，不该打扰她。丈夫和儿子都远在他乡，她一个人退休在家，除了基督，似乎没有什么别的精神寄托。”

“你每天都是这时来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我总得要早来一点儿，9点前几分钟就到。宁可在楼道里等一阵，也不迟到。”

唱圣诗的歌声已经停止。

我刚要上前去按门铃，被王颖拦住：“康老师会来开的。她知道我在楼道里等着她呢。”

说话间，门自然敞开，康茜晶站在门内迎候着。她一见王颖的后面还有我，欣喜异常。

康茜晶精神矍铄，笑容满面，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客厅。

客厅里，还保留着祈祷时的气氛。自然光被拒之窗外，犹如夜晚一般。窗口遮着厚厚的紫色丝绒帘幕。屋顶上，教堂式的枝形吊灯，放着柔和的光。正面墙上，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。背景是用五色玻璃镶嵌成的蔷薇图案。圣母像前的柜子正中，竖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。

她拉开厚厚的窗帘，关掉顶灯，屋子立时敞亮起来。

“欢迎你到来。”她坐下来，微笑着，“请原谅，我未及时与你联系，因为事态发展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样？”

“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。”

王颖端来两杯咖啡。

“康老师，我要向您请几天假。”

康茜晶摇摇头：“从感情上说，这我很难同意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王颖把两杯咖啡，分别摆在了我们的面前，而后说：“可我必须离开您几天。”

“有要事？”

“后天，我要和弟弟，去我的姥姥家。”

“很远？”

“在山东烟台。”

“走多久？”

“一周。”

“明天就不来了？”

“是的。我想上街买点礼物，总还得收拾收拾东西吧。”王颖凑到康茜晶的面前，亲切地说，“回来，我马上就来看您。给您带烟台大鸭梨！”

王颖转身走了。

我随便问着：“她在打工？”

“是的，每天都来，帮我干活。有时，还陪我聊聊天。”她顺手拿起沙发上的毛活，织了起来，“这不，一件开身毛衣都快织完了，主要功劳是她的。”

王颖又跑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两个白色塑料瓶：“我买了一瓶清洁剂，一瓶消毒剂，冲卫生间用。”

“啊呀，你一走，我可是不会用。快说说用法。”

“合在一起用，效果最好。又去污，又消毒。”

“比例？”

“1比1。”

说完，王颖又转身跑了出去。不久，卫生间便响起了“哗哗”的水声。